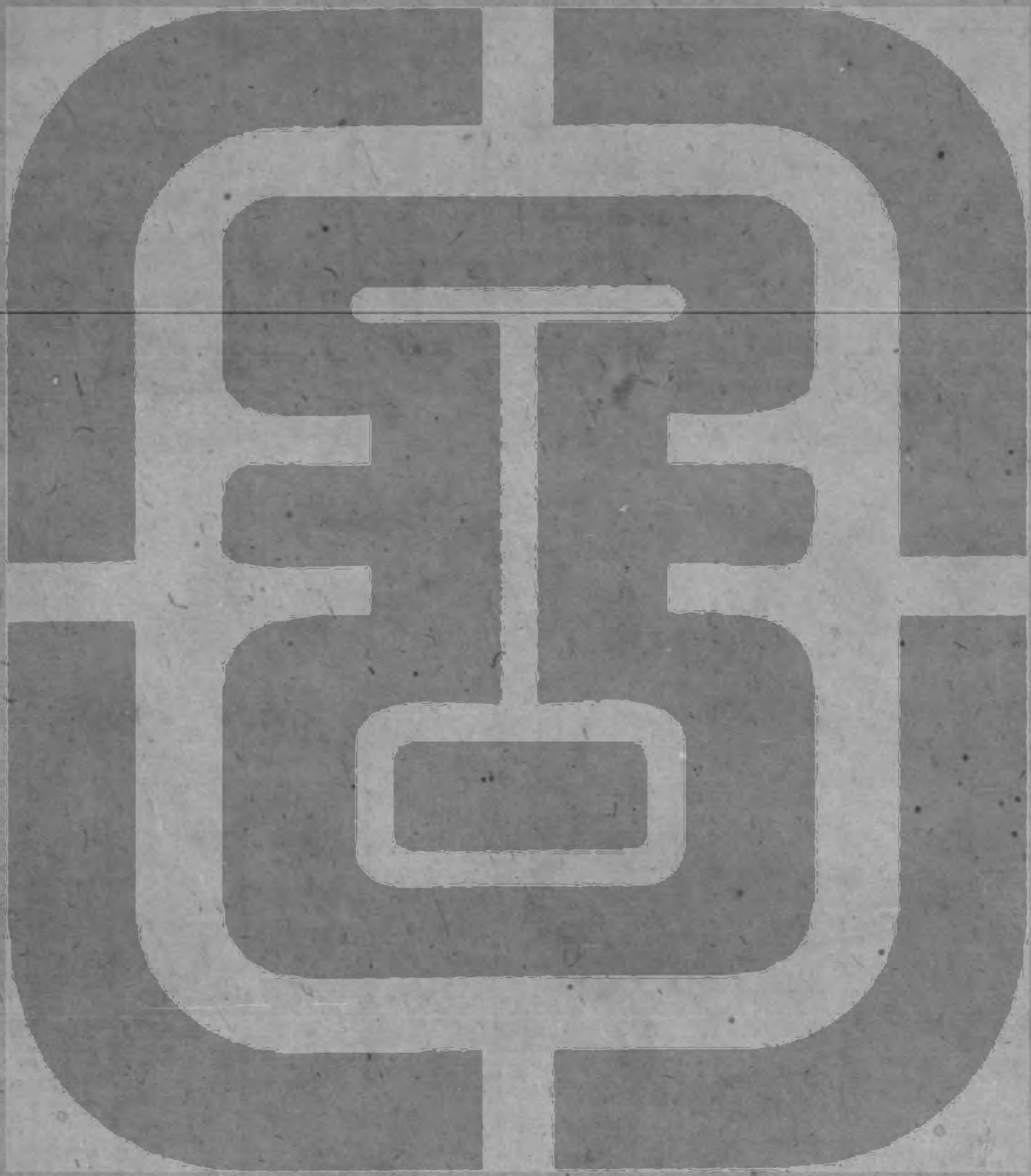


首雷文定



5

南雷文定 後集

卷一

明名臣言行錄序

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

寒邨詩稿序

山翁禪師文集序

沈昭子耿巖草序

姜山啓詩序

靳熊封詩序

萬祖繩七十壽序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永樂寺碑記

小園記

答萬貞一論明史曆志書

卷二

大學士碩膚孫公墓誌銘

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

大學士文靖朱公墓誌銘

謝時符墓誌銘

朱止谿墓誌銘

鄧起西墓誌銘

顧麟士墓誌銘

顧玉書墓誌銘

叅議礪礎閩公神道碑銘

卷三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雪簑閔君墓誌銘

謝時禋墓誌銘

封庶常陳君墓誌銘

叅政顛之丘公墓碑

陳乾初墓誌銘

編修陳怡庭墓誌銘

提學來菴袁公墓誌銘

周子佩墓誌銘

陳夔獻墓誌銘

卷四

張仁菴墓誌銘

徐瘦菴墓誌銘

毛淇僊墓誌銘

姜夫人墓誌銘

錢忠介公傳

陳令升先生傳

職方司郎中大垣靳公傳

戴郁山傳

書錢美恭尋親事

施恭愍立後議

姚江春社賦

南雷文定後集卷一

明名臣言行錄序

遼陽靳治荆較訂

史之爲體有編年有列傳言行錄固列傳之體也列傳善善惡惡而言行錄善善之意長若是乎恕矣然非皎潔當年一言一行足爲衣冠之準的者無自而入焉則比之列傳爲尤嚴也今徐子之爲是錄也博採兼取一善之長必錄無暇窺見至隱以朱子之嚴尙有議其范平章竇丙翰之不應入者徐子毋乃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乎雖然徐子之意固有在

也徐子身逢喪亂顧當世愚儒無知不足以備一鄣
瑣瑣朱墨徒供全軀保妻子之用世智限心風塵破
膽田僮竈婦且窺其底裡何況盜賊是故守尾生孝
已之信於盜賊而施張儀蘇秦之詐於君父破城陷
邑智窮不能自免則以亾鹵降人爲究竟遂使天綱
毀紊地紐凋絕普天相顧命懸晷刻嗟乎顧安得事
功節義之士而與之一掌江河之下乎古之君子有
成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
後能成天下之事事功節義理無二致今之君子以
偷生之心行嘗試之事亦安有不敗乎徐子是錄大

約不出於事功節義二者其間事功有大小節義有
勇怯亦視其本領之濶狹有盡有不盡耳要不可爲
無與於此者也是求之顧亦未嘗不嚴也夫事功
必本於道德節義必原於性命離事功以言道德考
亭終無以折永康之論賤守節而言中庸孟堅究不
能逃蔚宗之譏三百年來堂陛之崇嚴城邑之生聚
邊鄙之干阨至於未造清議不衰明之爲治未嘗遜
於漢唐也則明之人物其不遜於漢唐明矣其不及
三代之英者君亢臣卑動以法制束縛其手足蓋有
才而不能盡也徐子亦嘗尙論其故乎近時僞書流

行聊舉一二如甲申之歿則雜以俘戮如陳純德等逆闖之難則雜以牖歿如丁乾學等楊嗣昌喪師誤國冬心詩頌其功勞洪承疇結怨秦人綏寇紀張其撻伐高官美謚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纖兒信筆此錄出庶幾收廓清之功矣

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

先師之學在慎獨從來以慎獨為宗旨者多矣或識認本體而墮於恍惚或依傍獨知而力於動念唯先師體當喜怒哀樂一氣之通復不假品節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於日用動靜之間獨體如是猶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即有愆陽伏陰釀為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慎者慎此而已故其為說不能不與儒先牴牾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師以為心之所存人心徑寸間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

覺覺有主是曰意不然大學以所發先所存中庸以致和爲致中其病一也然泰州王棟已言之矣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中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我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攬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念既動矣誠之奚及師未嘗見泰州之書至理所在不謀而合也先儒曰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孟子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師以爲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卽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若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絕言語道斷所謂有物先天地者不爲二氏之歸乎又言性學不明只爲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鐘虛則鳴矣意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夫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謂有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臧三耳之說也師於千古不決之疑一旦拈出使人氷融霧釋

讓是非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師以爲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卽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若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絕言語道斷所謂有物先天地者不爲二氏之歸乎又言性學不明只爲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鐘虛則鳴矣意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夫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謂有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臧三耳之說也師於千古不決之疑一旦拈出使人氷融霧釋

而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亦既如粉墨之不可掩矣昔者陽明之良知與晦翁之格物相參差學者駭之羅整菴霍渭崖顧東橋斷斷如也然一時從遊者皆振古人豪卒能明其師說而與晦翁並垂天壤先師丁改革之際其高第弟子如金伯玉吳磊齋祁世培章格菴葉潤山彭期生王京趾祝開美一輩既已身殉國難臯比凝塵曩日之旅進者才識多下當伯繩輯遺書之時其言有與雒閩齟齬者相與移書請刪削之若惟恐先師失言爲後來所指摘嗟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如成周王會赤奕陰羽菜幣獻書而使三

家學究定其綿崑耳昔和靖得朱光庭所抄程子語以質程子程子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自是不敢復讀古之門人不敢以燭火之光雜於太陽今之門人乃欲以天漢之水就其蹄涔不亦異乎王顓菴先生視學兩浙以天下不得覩先師之大全爲恨捐俸刻之東浙門人在者義與董瑒姜希轍三人耳於是依伯繩原本取其家藏底草逐一校勘有數本不同者必以手蹟爲據不敢不慎也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有之無所增損也讀先師之集當有待之

而興者矣。顓菴先生之惠後學，豈小哉。

沈昭子耿巖草序

昔在嵇太守淑子署中，一時名士刻其詩文者，咸盡其底蘊。最後得鎮海樓碑，讀之，因謂淑子曰：「此韓陵山一片石也。徐渭不得孤行矣。自是始知有先生姓名。後三年邂逅先生於許，使君座上目之曰：『此作鎮海樓碑者。』然是時先生不及文章而談理學，又數年再見先生，先生亦不及文章而談史學。余於是知先生之文章本之經，以窮其原；參之史，以究其委。不欲如今人刻畫於篇章，字句之間，求其形似而已。宋景濂論文謂漢唐二三儒者，其於文或得皮膚骨節，獨

宋室學統數先生得文之精髓而爲六經孔孟之文
先生論文謂學統數先生於天人性命經制度數之
說固窮其源而抉其幽誠非漢唐儒者之文所及若
就文章之能事而衡之以質文終始之變則漢唐儒
者蓋有專長以相勝其爲論不同如此余近讀宋元
文集數百家則兩說似乎有所未盡夫考亭象山伯
恭鶴山西山勉齋魯齋仁山靜修草廬非所謂承學
統者耶以文而論之則皆有史漢之精神包舉其內
其他歐蘇以下王介甫劉貢父之經義陳同甫之事
功陳君舉唐說齋之典制其文如江河大小畢舉皆

學海之川流也其所謂文章家者宋初之盛柳仲塗
穆伯長蘇子美尹師魯石守道淵源最遠非汎然成
家者也蘇門之盛凌厲見於筆墨者皆經術之波瀾
也晚宋二派江左爲葉水心江右爲劉涇溪宗葉者
以秀峻爲揣摩宗劉者以清梗爲句讀莫非微言大
義之散殊元文之盛者北則姚牧菴虞道園蓋得乎
江漢之傳南則黃潛卿柳道傳吳禮部蓋出於僊華
之窟由此而言則承學統者未有不善於文彼文之
行遠者未有不本於學明矣降而失傳言理學者懼
辭工而勝理則必直致近譬言文章者以修詞爲務

則寧失諸理而曰理學興而文藝絕嗚呼亦冤矣余
 老屏空山先生不鄙而屬定其文余卒卷而嘆曰當
 元之修遼金宋史也其史官最著名者歐陽玄揭傒
 斯張養浩宋駿蘇天爵今之修明史其史官最著名
 者亦不數人先生其眉目也先生之文清浚整雅畜
 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何其似蘇伯修也先
 生之修明史議與伯修之三史質疑同也先生之開
 濟杭州支河運河碑記與伯修之江浙行省浚治杭
 州河渠記又同也其他金石之文扶植名教無弗同
 者伯修為靜修再傳則知先生之文出於學統無疑

矣

寒邨詩稿序

寒邨之詩出人皆笑之卽知之者亦謂其在江門定山之間而不喜之以其不似唐也余以爲惟寒邨始可以言唐詩矣似不似之論所以去之更遠古今之言詩者多不從受病之處徒抄販其流注之害此其說之所以愈長也近時疏救諸家莫如牧齋然知白沙之爲詩人而淡怪定山猶是執呂以毀律也痛惡者竟陵稍寬者公安夫竟陵公安豈能自別爲家竟陵學王孟而失之者也公安學元白而失之者也根孤伎薄不過流注之害耳詩之爲道從性情而出性

情之中海涵地負。古人不能盡其變化。學者無從窺其隅轍。此處受病。則注目抽心。無非絕港。而徒聲響字脚之假借。曰此爲風雅正宗。曰此爲一支半解。非愚則妄矣。上天下地。曰宇宙。古往今來。曰宙。自有此字。便不能不宙。今以其性情。下狗家數。是以宙滅字也。又障其往來者。而使之索。是非於黃塵。是以宙滅宙也。今人論詩。大槩如是。寒邨之性情。湔汰秋水。表裏霜雪。故其爲詩。不必泥唐。而自與唐合。有識者自當相遇於心理。所得則余言亦贅矣。

山翁禪師文集序

歲乙酉。余遊雲門諸寺。至平陽山翁開山經始坐未定。卽出其文集六冊。屬刪爲四冊。入夜秉燭相對。閱數卷而止。未卒業也。壬戌。余復至平陽。時天岳繼席。出其先師所謂百城集者。命刪之以終前諾。明年天岳詣余於黃竹。申之以幣。老嫺因循忽忽。三年頃。見直木堂詩經久胡。不報綠樹。謹鷓鷯。是責余之爽約也。有自山曉來者。亦以爲言。夏月北窻。蜀山青翠。勉爲削筆。旣而嘆曰。世無文章也久矣。而釋氏爲尤甚。釋氏以不立文字爲教。人亦不以文章家法度律之。

故今日釋氏之文大約以市井常談兔園四六支那
 剩語三者和會而成相望於黃茅白葦之間以為獲
 中天地章亥之所不步也讀之者亦不審解與不解
 疑其有教外微言落於麤野之中蟬螻在東莫之敢
 指嗟乎言之不文不能行遠夫無言則已既已有言
 則未有不雅馴者彼佛經祖錄皆極文章之變化即
 如楞嚴之叙十八天五受陰五妄想與莊子之天下
 司馬談之六家指要同一機軸蘇子瞻之溫公神道
 碑且學華嚴之隨地湧出皎然學於韋蘇州覺範學
 於蘇子瞻夢觀學於楊鐵崖夢堂學於胡長孺其以

文各於一代者無不受學於當世之大儒故學術雖
 異其於文章無不同也奈何降為今之臭腐乎雖然
 亦儒者有以開之也明初以文章作佛事者無過宗
 景濂其為高僧塔銘多入機鋒問答雅俗相亂試觀
 六朝至於南宋碑釋氏者皆無此法虞伯生尚謹守
 之至景濂而一變堤決川奔則又何所不至也山翁
 之詩文亦不免於堆垛粧點然稱情而出當其意之
 所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既不顧人之所是人之所
 非并不顧已之所是所非喜笑怒罵皆文心之汎濫
 如是則於文章家之法度自有不期合而合者奚有

於習染之。彘彘者乎。山翁之弟子山曉天岳皆覺範
圓至之亞也。視余此刪當有憬然會於心矣。

姜山啓彭山詩稿序

天下皆知宗唐詩。余以爲善學唐者。唯宋顧唐詩之
體不一。白體崑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兄
弟王元之王漢謀崑體。則楊劉之西崑。出於義山二
宋張乖崖錢僖公丁崖州。其亞也。晚唐體。則九僧寇
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
父。凡數十家。至葉水心四靈而大振。少陵體。則黃雙
井崑尚之流。而爲豫章詩派。乃宋詩之淵藪。號爲獨
盛。歐梅得體於太白。昌黎王半山楊誠齋得體於唐。
絕晚唐之中。出於自然。不落纖巧。凡近者卽王軻川

孟襄陽之體也。雖醜酸嗜好之不同，要必心遊萬仞，瀝液羣言，上下於數千年之間，始成其爲一家之學。故曰善學唐者唯宋明初以來九靈鐵崖，企鳴肩菴之餘論，未泯北地起而盡行，抹掇以少陵爲獨得，撥置神理，襲其語言事料而像之，少陵之所謂詩律細者，一變爲麤材，歷下太倉相繼而起，遂使天下之爲詩者，名爲宗唐實禘，何而郊李祖李而宗王然學問，稍有原本者亦莫不厭之。百年以來水落石出而臥子猶吹其寒火，顧見絀於艾千子陽距而陰從，自後詩文稍刊其脂粉而爲學，未成天下不以名家許之。

其間公安欲變之以元白，竟陵欲變之以晚唐，虞山求少陵於排比之際，皆其形似可謂之不善學唐者矣。吾越自來不爲時風衆勢所染，當何李創爲唐詩之時，陽明與之更唱迭和，未幾棄去，何李而下嘆惜其未成，不知其心鄙之也。太倉之執牛耳，海內無不受其牢籠，心知徐渭楊珂之才而欲招之，徐楊皆不屑就，太倉遂肆其譏譁，而徐楊之名終不可掩。顧昧者以鄉邑二十年之聞見，妄謂吾越無詩，越非無詩也。無今日之假唐詩也。又何異飲狂泉者之怪國君穿井而汲乎。山啓淵源，家學其述祖德詩，浸浸入於

大雅應酬登臨之作自有王謝氣象以之名世不難也昔陳後山答秦少章書謂於詩初無師法少好之積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故後山之詩斷自三十一歲以後夫後山三十歲以前詩亦超軼精詣矣後山何爲而去之山啓年未三十其進當未有量余故以學詩之源流告之使不爲時風衆勢所惑也

靳熊封詩序

從來豪傑之精神不能無所寓老莊之道德申韓之刑名左遷之史鄭服之經韓歐之文李杜之詩下至師曠之音聲郭守敬之律曆王實甫關漢卿之院本皆其一生之精神所寓也苟不得其所寓則若龍攀虎跛壯士囚縛擁勇鬱遏全憤激訐溢而四出天地爲之動色而況於其他乎靳使君天才颯發少攻舉子業拘於例不得就試其胸停書史無所發洩乃一寓之於詩故其爲詩富艷精工仍不失平淡清夷之骨將使寒郊發幽鬼賀破咽而又礪之以新安之山

水、玄、英、虛、谷、之、詩、蹟、次、第、模、索、蓋、浸、浸、乎、而、未、有、已、也、百、年、之、中、詩、凡、三、變、有、北、地、歷、下、之、唐、以、聲、調、為、鼓、吹、有、公、安、竟、陵、之、唐、以、淺、率、幽、淡、為、秘、笈、有、虞、山、之、唐、以、排、比、為、波、瀾、雖、各、有、所、得、而、欲、使、天、下、之、精、神、聚、之、於、一、塗、是、使、詐、偽、百、出、止、畱、其、膚、受、耳、使、君、未、嘗、循、一、家、之、門、戶、時、而、律、呂、相、宣、則、豫、章、失、其、派、時、而、言、近、指、遠、則、王、孟、關、其、牖、時、而、行、空、角、險、則、北、征、南、山、啓、其、塗、其、精、神、所、注、如、決、水、於、江、河、淮、海、衝、砥、柱、絕、呂、梁、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方、今、禮、樂、將、興、其、作、為、雅、頌、豈、鳴、一、代、之、盛、者、舍、使、君、其、誰、適、歟

萬祖繩七十壽序

萬貞一從京師致書屢以其家先生壽序為請夫京師文章之淵藪也顧沾沾一老生之言何足為重輕豈以其久故歟壬申之冬余始交文虎履安兩先生是時祖繩年十六讀書西臯蓋所謂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者也從錢忠介學制藝稱為高第弟子場屋氣習不用力古作而更竄易於時文不訂經史本處而求故事於時文祖繩求理於大全求法於大家原原本本當時未之或先也逮更喪亂此志不衰旌旗亂野飛火壓城人方竄針孔以自匿而祖繩書聲琅琅

猶出戶外人以此笑之。此一時也。馳驅南北蕭然四壁讀書更萬卷無一字用乃從道士郎堯生學老氏法久之自詫有得蒙存淺達誠不如參同悟真之有倫春矣。又一時也。令子貞一聘入史館彌綸一代一時同被徵者出入靡定而貞一八年不調專董其事天下皆知有萬氏之學嘗讀朱景濂集當時所聘修元史者極天下之選飲酒賦詩視之如在天上而景濂之父蓉峯處士一時名公皆有詩祝誦今日祖繩卽異時之蓉峯處士也。人生文字之榮得此足矣萬氏之門文章風教爲衣冠瞻矚又一時也。祖繩亦思七十年來變燧迴星不過俄頃而所歷流變如此去歲過逸老堂余所選文集祖繩抄之等身余篋中墜落反從祖繩抄之祖繩之好學不因所歷爲流變萬氏詩書之澤當方長而未艾也。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天子既誅逆奄表夙節之忠臣祭葬贈蔭卹典咸備
御史袁鯨請於京城建祠一座以慰忠魂楊漣周順
昌黃李應昇等各家子弟追塑遺像於祠中順

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於是夙節最著者十三家有
司奉旨立廟於鄉皆名曰敕建先忠端公祠卜地邑
西之西石山為呂氏書室有長松峭壁用官價百金

買之是時我鄉奄黨最多而以逆案拾遺歸者北科

某官癸亥京察降級乙丑以後遂爾登級光祿無匠
何以肯殿上而加級非黃綠捷徑何以越歲而正位
奉常內有通天之孫杰外有納賄之崔逆同罷劉宗
周正人也惟恐出而阻之移宮一案何罪乎疏請榜

示以爲戒勢尤杰昇與其同黨蹴私人出而爭地東浙士大夫皆爲之不平馮畱倦馮鄴倦劉瑞當陸文虎萬履安馮玄度會祭祠下其文刺我邑縉紳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而以黨奄自旌也奄黨憤甚又使其前爲方從哲之門客狐鼠遊說爲一邑風水攸關必須改卜蕺山劉先生爲書以告當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未亾及也請以塘臂當之矣久之而後定而同黨亦知爲拾遺者所誤咋舌而歎紹興推官陳子龍銘其麗牲之石春秋常祭之外巡按蕭奕輔喬可聘左光先海道許豸儀部周鑣等路有經由者皆以特筆

告廟賦詩憑弔改革之際羣盜滿山官兵借爲營房抽椽壞壁未幾而傾覆矣有司致祭無所罷享者四十年創痛如積 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數明室之亾在於天啓昔伍員之諫夫差也謂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當員之諫時爲魯哀公元年至二十二年其言始驗而越滅吳先公之諫熹宗爲甲子歲至乙酉而明亾亦二十二年故先公絕命詩錢塘有浪胥門目不特痛其遭遇如員而於國家興亾之數亦前知之矣魄感精動虛塵可數當知緯候爲小道耳王顓菴先生督學浙中以仁義束世教行部東浙表章啓禎

忠節立六賢講院而以先忠端公為首又考圖經知先忠端公故有祠宇今雖蕪廢顧先朝敕建不可不復乃即其故里老屋三楹肖像存舊丙寅二月下丁教諭沈君煜將事風和日美俎豆靜潔故老見之泣下沾襟蓋先公被逮在丙寅三月今歲復在丙寅而祀典之舉適相邂逅不可為非數也祠堂當三江之口元柳貫有連延黃竹浦之詩剡水西流藍溪南注姚江東去至此而合迺易之戴九靈之遺蹟在焉北望陸放翁之蜀山南觀李信之雙瀑名山大川葯房蕙帳於此乎於彼乎傍徨上下久而不亾者庶幾其或遇之

永樂寺碑記

去余居六七里而近有龍山永樂寺大江橫其東蜀山峙其右迺易之所謂姚江東去蜀山青之地也蜀山者陸放翁入蜀記云興國軍富池有小石山自頂直削去半與餘姚江濱之蜀山絕相類者即此幽潛奇特為山水勝處淳祐間鐵崖禪師志先與其徒士懷寶潛建報慈菴景定請於朝賜名永樂寺卒皆塔於寺之東偏後四年曾孫時敏景星蘊玉復畢所未備鐵崖與丞相史嵩之友時敏嗣法佛鑑範一時飽叅久證成來依止咸淳七年八月庚寅立碑於寺傳

至正宗匡當元至元己卯正宗能文好客建水竹居
日吟咏其中初正宗主龍興之上藍金華柳道傳提
舉江西儒學暇日過從甚相好也後二三年道傳受
代還里而正宗亦謝事歸龍山道傳自金華扁舟訪
之宿留是山幾一載相對賦詩其見集中者古詩二
律詩五七言各一其律詩連延黃竹浦隱見白龍堆
指余所居之地名也詩皆刻石篆三大字於堂臨別
著龍山古蹟記一卷道傳之門人戴九靈避地慈谿
之花嶼鳳湖其於寺棲止尤數而詩亦最多懷舊維
故句甚悲涼正宗再傳爲天寧禪師仲猷闡明太祖

以高行僧召至南京尋奉旨使日本畢事歸奏詔許
歸隱山中當其使日本也太祖及宋景濂皆有詩送
之仲猷建歸菴於寺左蓋以得歸爲幸仲猷善鼓琴
又建二蘭齋其記之者卽九靈也洪武乙卯滑伯仁
宋無逸登其山巔滑詩有登臨重九日感慨百年心
之句正德癸酉陽明先生與王世瑞許半圭蔡希顏
朱守中徐曰仁流連信宿賦詩於此曰仁因記其事
茲山窳鄉僻壤自淳祐至正德數百年間而名蹟之
黜如此乃不知廢於何時萬曆庚申西緒續重建佛
殿老屋數間支撐於盲風苦雨之中香燭無主雲水

莫視德如行過而憫之軍持不借蕭然露宿苦力三年履笠雲委聿興工作穿殿中峙軒廡回旋有齋寢以安禪寂有門闔以謹啓閉有方丈之室有香積之厨魚鼓鐘磬牀第臥具凡寺制之所宜有者燦然畢備又置僧田三十餘畝功成而師亦老矣余自有識以來閭里之間但見邨落日消一日今之犁鋤所及者皆昔之井竈也至於僧居屈竹道傍未幾而環堵矣未幾而椽桷矣汗邪市井未嘗擇地塵全滿室但供邨婦里老之遊息頃余修志僧會司上册餘姚一邑之內菴院凡一千三百有奇而古刹如明真正覺

蓮峯明因慶善等皆廢為荒隴即如武林之辯才龍井鳥窠孤山皆非故所奇地湮沒不知凡幾然則私創之盛古刹之衰也每見古德於名賢過化之跡必極力護持真淨之青松社惠勤之六一泉皆是也天地間清淑之氣山水文章交光互映雪泥鴻爪不與劫灰俱盡耳今德如莊嚴名勝且欲考水竹居二蘭齋歸菴一一復其故處亦可謂之不俗矣顧德如尚以叅學未究為歉余以為使德如而盡叅學之願不過一杖一拂夫一杖一拂之與一椽一瓦皆非佛法誠能護持名蹟焉知不有如正宗仲猷其人者將來

似續於此乎余每過寺念泰定間先州判茂卿先生
於此置田講學徘徊久之德如因求記以垂永遠年
來求文者不能悉應顧余女徽音居鄰其地數以爲
請余老矣學殖荒落尙恐收拾不盡也

小園記

黃竹浦軒之西有隙地縱二尋而強橫三尋而弱辟
以爲園用樹花木不過八九株而已因買瓦盆百餘
以植草花水僊艾人芳洲洛陽茉莉真珠烟蒲石竹
辣茄苦蕒金燈銀合黑牛紫燕虎刺蛇牀鈴兒鼓子
忘憂含笑庭莎路杞秋羅似翦荷包象形康成書帶
徐公劍春濃則牡丹芍藥淡則春蘭秋菊藥品瑣碎
皆爲芳草施以人工則桃李梅杏金松線栢屈其干
霄之姿下同弱卉至於麗春欵冬丈紅段錦雁來燕
麥紫茱秋棠斷腸洗手紅姑虞美叢生砌下遞換隣

間非盆盎之所收拾也。昔黃石齋先生爲先忠端公書庾子山小園賦，遂取揭之軒中，而以名園夫子山之園，雖小猶得欹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以吾園較之，不能十之一，無乃非其類乎？雖然，小大何常之有？子山之園，視章華銅雀，謝靈運之山居，沈約之郊居，千百中不及一二，故謂之小而吾之園，又不及子山。因子山之小而小之，昔傅長虞小語賦，糠粒爲舟，針孔自匿，蘇子美詩托身螭兩睫，卜都牛一毛，是萬物之數，尤有小於吾園者矣。郭象曰：統大小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

御風，同爲累物耳。試爲之，拔棘排墻，藍水東流，戴九靈痛哭之詩蹟也。石窻南峙，劉綱樊夫人乘雲而狡獪者也。西望則虞仲翔注易之露未乾，北眺則陸放翁之奇峰突兀。此則子山之所不能有也。今人之誚固陋者曰：兔園策，兔園策，乃徐庾之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兔園者，小園也。天下之固陋，有如余者乎？則余之名此園也，固宜。

答萬貞一論明史曆志書

承寄曆志傳監修總裁三先生之命令某刪定某雖
 非端門而古松流水布筭較較頗知其崖畧今觀曆
 志前卷曆議皆本之列朝實錄崇禎朝則本之治曆
 緣起其後則三曆成法雖無所發明而採取簡要非
 志伊不能也然崇禎曆書大概本之回回曆當時徐
 文定亦言西洋之法青出於藍冰寒於冰未嘗竟抹
 回回法也顧緯法雖存絕無論說一時詞臣曆師無
 能用彼之法參入大統會通歸一及崇禎曆書既出
 則又盡翻其說收為已用將原書置之不道作者譁

者之苦。心能無沈屈某故以說四篇冠於其端。有明曆學。亾於曆官。顧士大夫有深明其說者。不特童軒邢雲路爲然。有宋名臣多不識曆法。朱子與蔡季通極喜數學。乃其所言者。影響之理。不可施之實用。康節作皇極書。灰板排定。亦是緯書末流。祇有一沈括號爲博洽。而春秋日食三十六。又爲衛樸所欺。有明真度越之矣。某故於曆議之後。補此一段。似亦不可少也。來書謂去其繁冗者。正其謬誤者。某之所補。似更繁冗。顧關係一代之制作。不得以繁冗而避之也。以此方之前代。可以無愧。然前代顧亦有未盡善者。前

代曆志雖有推法而立。成不能盡載。推法將焉用之。如元之授時。當載其作法根本。今後人尋繹端緒。無所藉於立成。始爲完書。顧乃不然。讀其曆志。又須尋其端門之書。而後能知曆是則曆志無當於曆也。崇禎曆書所列恒年表。周歲平行表。之類。猶之未來曆也。其推交食。有太陰距度表。黃道九十度表。太陽距赤度表。視半徑表。南北高弧表。視差表。時氣簡法表。太陰實行表。食分表。蓋作者之精神。盡在於表。使推者易於爲力。今既不可盡載。而徒列推法。是則終於墻面而已。其意欲將作表之法。載於志中。使推者不

必見表而自能成表則尤爲盡善也。顧某衰病舊學荒落又加之以來期迫促無以慰三先生下問之意心竊愧焉。

南雷文定後集卷二

碩膚孫公墓誌銘

遼陽靳治荆較訂

順治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孫公碩膚卒于海外之滄洲滄洲尋爲界外殊絕內地康熙乙丑還滄洲于定海其孫訥渡海載公柩歸塋燭湖蓋公墓之不作寒食者四十年矣余與公共事時膂力方剛今瘡殘頑鄙不灰始得銘公之墓。公諱嘉績字碩膚燭湖先生孫應時之後五世祖燧巡撫江西右都御史。宸濠之難謚忠烈高祖輝尙寶司卿曾祖金上林苑監丞。

祖如游文淵閣大學士諡文恭父才工部郎中妣胡氏屠氏俱封太淑人公刻苦為學業舉子以才稱登崇禎丁丑進士第授南京工部主事時徐忠襄為應天府丞為公分別邪正開張聞見公從捧手而受之本兵聞其名調為職方司郎中適有風塵之驚傳城閉壘皆不測其進止公曰此不難知當俟後隊南下耳既而果然高奄起潛求世廕公覆疏格之起潛恨甚烈廟于觀德殿較閱軍器讒之下獄會石齋先生逮入上怒其面折意欲殺之廷杖而入獄門襍被藥裹一切據攔公徹已服用遇之甚謹稍間從而受易

凡與先生通往來者楊嗣昌皆指之為福黨因取同獄黃文煥文震亨等及公雜治之多睚眦戟手以分涇渭公獨曰昔黃霸之在獄受經于夏侯勝史傳以為美談今又何必諱乎同事者皆愧其言清獄詔下司寇徐忠襄遂出公踰年起為九江道僉事未上而國變乙酉大兵東渡郡邑望風迎附然數百年故國一旦忽焉當是時人心恇擾未定但觀望未敢先發公方買書築室欲老泉石而書卷橫胸利害智力倉卒不暇較量閏六月九日於空然無恃之中創為卽墨之守黃鐘孤管遂移氣運東浙因之立國一年顧

不可謂無益與人之數血路心城豈論修短陳壽即
 仇諸葛不能不紀蜀漢弘範雖逼崖山未嘗不稱二
 王從來亾社雖加一日亦關國脉此說蓋在成敗利
 鈍之外者也當公丁丑赴試縣令梁佳植夢公廷對
 第一榜發不驗及卒滄州適塋張信墓道之南信固
 明初之第一也前定之矣東浙歷官左僉都御史東
 閣大學士公生萬曆甲辰九月十四日配陳氏封夫
 人子延齡中書舍人從亾海外歷官司農孫男六人
 訥州同知訓諤諸生誠諡諡孫女幾人其一嫁大學
 生黃正諡即余子也公詩法孟王其文集散失止存

數十首此外則五世傳贊存直錄銘曰
 越唯忠烈抗節武廟嘉靖名臣文恪為邵萬曆三宰
 正色清簡光熹之際文恭是顯大厦已傾一木血指
 明之世臣嗚呼孫氏



原件短缺

謝時符先生墓誌銘

君諱泰階字時符謝氏爲定海盛門其先系出平江
 宋建炎進士字知定海因家焉五傳爲元至正間高
 安令嗣謙又五傳爲明福建僉事琛琛弟璵生廷華
 廷華生贈叅政維寧維寧生贈叅政大綸大綸生四
 川按察使涓則君之父也母張淑人夢垣星入懷而
 生君君生而穎異強記絕人從按察使公於京邸朝
 士往還便能揖讓應對於其間背誦所常課書娛情
 談笑見者無不奇之弱冠舉童子試第一已而按察
 公入蜀君家居讀書一日見孤鶴集於塔頂蔓聲天

末君不覺淚下如雨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未幾按察
 計聞人以為孝感所致三年丙舍詠世德之駿烈誦
 先人之清芳固為謝氏之家史矣君方架學區中斟
 酌當世王路非遙而金衡委御玉斗宵亡君遂滅影
 桂庭躬耕於柴樓之野雲間徐闇公張子退避地海
 濱與柴樓左近欵狎相過抵掌指書繼之以章皇痛
 哭樵牧見之不知此數人者一日而哀樂屢變也當
 是時兵戈銷鑠斗米三百錢流寓羸露君節縮擔石
 與之公其饑飽蓋有王英孫主唐林義士之風焉
 何而燼黨阻山野無寧處闇公從亾君亦徙居郡城

甫之名士萬泰董守諭董德偁董德偕皆新當失職
 以吹介自置得君而喜甚聽雨之夕聯句之章未嘗
 不與偕焉丁亥冬滄師闌入甫之好事者多死君之
 友范兆芝為所連染君脫之於劍鏃以為君之才固
 無所不可也君雖不為世用而燃脂瞑寫弄墨晨書
 藏之綿裘不以示人臨卒悉括所著誤火之語其子
 曰吾寄身弋釣無關天壤紙筆遂多苟不化為烟雲
 恐作災祥耳嗟乎亾國之戚何代無之使過宗周而
 不閔黍離陟北山而不憂父母感陰雨而不念故夫
 聞山陽笛而不懷舊友是無人心矣故遺民者天地

之元氣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晏不與。士之分亦止於不仕而已。所稱宋遺民如王炎午者。嘗上書速文丞相之死而已。亦未嘗廢當世之務。是故種瓜賣卜。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穴垣通飲。饌者皆過而失中者也。君之所處為得中矣。或者以君之焚書為惜夫鄭思肖之心。史鐵函封固沈之井中。是時思肖年四十三耳。至七十八歲而卒。當其沉之之時。與君火之之時。其心一也。蓋皆付之鳥有耳。思肖豈望三百五十六年之後。其書復出而行於世乎。心史斷手。其餘年三十有五。亦不聞別有著撰也。自有宇宙。祇此忠義。

之心維持不墜。但令妻楚蘊結一往不解。原不必以有字無字為成虧耳。君之子孫可置無悲。君生於萬曆丁未三月六日。卒於順治庚寅二月十日。娶劉氏。投畚借隱。宗黨賢之。其生也。後君一年正月十日。其卒也。後君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合葬于邑之樂家樓。山子四人。長歸昌。歷知固始。碭山。德化。三縣。次熾昌。次禹昌。皆諸生。次殷昌。壬子舉人。孫六人。緒遠。緒進。緒述。緒遶。緒選。緒育。孫女七人。曾孫二人。初君為熾昌。聘滄州張氏女。魯王次滄州。道閉不通。君夢張女納於王宮。覺而記其事。登候濤山。焚之。及滄州破。君

已棄世熾昌亦改聘歸昌渡海諏張女存亡張女無恙異時張父欲納之王相國張公不可而止始知君夢之為冥契也相國所居雪交亭與張氏鄰相國殉節亭下從死者骸骨相撐柱歸昌拮據置大甕中埋之立石書張相國墓歸而告於君廟所以承君之志也乙丑正月歸昌命緒遠來乞銘八月余自吳門返吾友萬斯選又書來速乃銘曰

採藥何許候潮山。蠡日之出兮。以晞吾髮。日之沒兮。以寄吾哭。前有謝翱。君固其族。闔闔隱隱。終古如昨。水耶哭耶。問諸海若。

朱止谿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嘉徵字岷左號止谿為朱文公十六世孫鉉仕兩浙通判卜居武林其子澆又遷海寧遂為海寧人曾祖高明知縣浙祖國柱父贈推官學禮先生受學於老儒鍾鴻穎已與曹吏部元方讀書靈隱山者十年先生故多病厲志為學而不知病之去體也是時坊社最盛而先生主持其間捧銅盤而按指者徧於三吳崇禎壬午舉於鄉明年會試中副榜兩都尋沒先生亦無意於功名而名高為累學使者檄署會稽學教諭亡何徵書除四川叙州府推官兵火之後

城隍半墮官廨俱淪瓦礫令其家僮伐木轉石編茅
為屋與居民襍處一切以安靜治之草寇竊發酌定
團練機宜控扼要害撫勦兼用擒賊首吳天民平白
應龍之亂督撫以此能之時居民離散一城不過十
數戶先生一意招來從四圍回者一百二十戶從烏
蒙回者一千三百五十三戶又贖難民一十六戶于
是川中稍稍有足音矣明末推官新安洪某死于亂
兵其子起三十年奔喪莫知其處先生為之訪問故
老得之城南七里山麓資其妻孥以行宜賓俞令仁
和人死已二十餘年其子俞綱萬里尋親先生哀之

有言其初亂時入烏蒙後不復見先生移文遣手力
導綱至烏蒙函骨以出脫驂歸葬慶符邑紳何源為
川南富室邑令交結於源甚厚土寇縛令以去令得
逸求源贖其妻子源贖之歸令反以此謂源通賊揭
之巡撫先生忿然不平見巡撫頌其冤源始得雪蓋
先生守其初志終不敢以政事自見激發宦情而惻
隱之心遂地湧出人亦莫得而掩也方先生初至僚
友燕集即問杜工部草堂安在明日往遊中有故友
正告曰足下書生夫吏有吏之事何及此為少頃言
及風土先生不禁撫然曰僕從川北來川西經途千

里青燐白骨纍纍出草間非復人世所聞見我輩莅
茲土者作何生聚故友笑曰正恐自顧有勿暇耳人
莫不笑先生之迂不知先生鴻冥之志方笑其襍
耳在官六年乃自免歸先生喟然嘆曰茲行亦自不
惡其入蜀也過潼關望嵩華攀老子繫牛之樹其出
蜀也灑灑馬脊巫峽猿聲無非奇地但恨奚囊收拾
不盡耳歸來以著書為事取漢魏六朝三唐樂府詩
集審聲辨體樂府以風雅頌分之詩以與比賦通之
做卜子夏詩序例明其大旨以示勸懲題曰廣序復
選兩漢至明凡二十二代之詔令奏疏彙為一集曰

經世書昔文中子續六經而今亾矣先生所著即續
詩續書之意也花晨月夕吟咏間作而天復假之以
一子三孫一媳一孫女皆能詩故先生偶唱一章閉
門而和者便有六人菽苑以之為美談當事求詩文
者無虛日先生亦不苟作唯一應縣志之請浙江通
志則不赴也所著有止谿文集二十卷詩集三十卷
道遊堂詩集四卷川南紀游詩八卷樂府詩集廣序
一百卷古詩系十卷經世書一百六十卷生於萬曆
壬寅正月初五日卒於康熙甲子二月十八日年八
十三配吳氏孺人子一人爾邁太學生孫四人曰灝

日淳曰治皆太學生曰濬孫女三人長芬適諸生蔣世昌餘在室曾孫五人桓榭模棧樸余自丙辰得交先生剪燭論文亦且五年而先生每歎然不自得夫先生隱約前朝際此亨運亦稍稍有以及物乃若多此一出者豈亦魯齋不欲立碑之意歟爾邁於古文辭有名求余銘先生幽石子不敢不信也銘曰
鏡湖詩酒蜀中金石風流蘊藉止谿宦蹟續詩續書
河汾彷彿白首青燈窮年兀兀源遠流長文公之澤
代惟十六居隣海若康流經術止谿文業

鄧起西墓誌銘

君名大臨字起西別號丹丘常熟人鄧黻曾孫黻舉於鄉以老母不上春官及母歿服闋黻仍不上曰吾向以母在不往今往是利母之歿也時稱爲真孝廉起西幼孤稍長卽能力學從游於江陰黃介子鯨祺歲乙酉江陰城守不下介子與其門人起兵竹塘應之起西募兵於崇明事敗介子亾命淮南以官印印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起西職納橐餽獄急介子以其所著小遊仙詩園中草授起西坐脫而去當事戮其尸起西號泣守喪鋒刃之中贖其首聯

之於頸棺殮送歸有漢楊匡之風當時稱介子之門
 有徐趨鄧大臨趨則抗節而死者也起西師死之後
 遍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遂佗僚
 而死聞者傷之當辛丑余讀書雙瀑院起西來訪雙
 瀑萬山之中人跡殆絕起西何以知之問其所自曰
 甬東視其所肩之行橐累累有道士印數十顆曰吾
 已窺身爲黃冠矣唱和旬日與之偕至武林起西上
 玉皇山去甲辰余至虞山起西以其精舍館我欵對
 數人張雪崖顧石賓皆其道侶也隨訪熊魚山於烏
 目訪李膚公於赤岸皆起西導之比余返棹起西送

至城西楊忠烈祠下涕零如雨余舟中遙望不可爲
 懷然不意其從此不再見也嗟乎桑海之交士之不
 得志於時者往往逝之二氏此如縛虎之急勢不得
 不迸裂而倒行逆施顧今之逝於釋氏者鐘鼓杖拂
 投身濃艷之火是虎而就人之豢其威盡喪起西之
 在玄門苦身持力無異於全真之教有死之心無生
 之氣以保此悲天憫人之故我無愧師門卽鄧牧張
 雨亦不願爲是谷音中人物然而世眼易欺禪師語
 錄流通頗不寂寞世無杜清碧起西名氏已自銷沉
 乙丑余過崑山顧景范以所作鄧丹丘傳屬余誌之

南雷文定墓誌銘
當今日而有舉及起西者恐此外更無人矣銘曰
門生守喪不避犴狴東漢以來此風如洗誰其嗣之
黃門高第防風一節足概全體而世如君者

顧麟士先生墓誌銘

科舉之學限以一先生之言此如詩之有律詞曲之
有九宮詩雖不盡於律而非律則不名唐詩九宮即
未必降鬼神而非九宮則無以諧聲故字而析之不
厭其離也比而同之不厭其複也顯名一門粥粥然
循墻而走信傳過於信經所謂有司之尺度也顧昧
者欲劑量他儒之說以入之排募而不安不知書院
場屋之學各自有溝澮耳數百年以來推明其義者
大全以外蔡虛齋之蒙引陳紫峯之淺說林次崖之
存疑其書獨傳以其牛毛繭絲於朱子之所有者無

餘蘊所無者無僂入也然而各自成書意或駢拇辭
 或枝指又百年而麟士先生者出融會諸書削其繁
 蕪扶其隱伏名之曰說約自說約出而諸書俱廢博
 士倚席而講諸生帖坐而聽者皆先生之說也當是
 時海內有文名之士皆思立功於時藝張天如以註
 疏楊維斗以王唐艾千子以歐曾僅風尙一時惟先
 生之傳久而不衰奈何世不說學摘先生之書存其
 二三仍以先生之名書者附註四書之上此如推曆
 者不通算學而以歌括定分至閏朔耳家有其書人
 習其傳竟不知此外更有何物不特經史之學亾而

先生之學亦亾矣先生姓顧氏諱夢麟麟士其字也
 別號織簾太倉之雙鳳里人吳丞相醴陵肅侯雍之
 後醴陵三十九世孫昌始遷雙鳳又二世從龍為先
 生之父母陳氏夢石麟而生故以為名少為諸生以
 高第廩於學校中崇禎癸酉副榜援例入太學辟舉
 令下巡撫張國維欲以先生應詔先生力辭之集三
 吳名士與楊子嘗為應社其文雅馴為時所宗是時
 坊社最盛而名於天下者復社幾社與應社而已巡
 按祁彪佳兵備宋繼登凌義渠咸以賓禮待先生方
 岳貢守松郡屢欲招致一見不可得及奉嚴旨始往

送之明州錢肅樂來守太倉造廬相欵遣子弟受業
然先生未嘗有所干請也桑海以後斷跡城市客授
汲古毛氏與孝廉陳瑚舉白鹿洞規行之曉筆暮詩
一寫性真不假粉墨最其平生所著四書說約二十
卷詩經說約二十八卷四書十一經通考二十卷織
簾居文集四卷詩集四卷譚藝錄二卷中庵瑣錄一
卷雙鳳里志八卷生於萬曆乙酉三月十三日卒於
順治癸巳十一月二十日年六十九又七年葬於吳
塘之原子一人諸生潛其詩文皆稱於世癸亥歲余
在武林潛以所作行畧丐余爲誌遲之二年余雖衰

病不敢負此一諾也銘曰
六經之垂如侯之布射者千夫聽其自遇降而塲屋
衆矢俱措累黍一家其書無數離多合少等於烟霧
以形取影虛齋之註而陳而林其飲法乳約說後起
經生寶庫垂髻粉子亦知楊顧制科不改瓣香同炷

顧玉書墓誌銘

天啓時逆奄暗干閏位翦除社稷之臣乙丑六人丙寅七人烈皇登極其孤子皆訟冤闕下叙其爵里年齒爲同難錄甲乙相傳爲兄弟所以通知兩父之志不比同年生之萍梗相值也然余家東浙俄逢喪亂戢翼榛梗四方之音塵殆絕歲甲辰始至姑蘇與周氏兄弟悽愴話舊尋至虞山顧玉書來會訪李膚公於江陰之赤岸不遇丙辰余在海昌寓書於吳江周長生當年同集闕下初離外傳遇事周章長生爲之提揭欽愛之情至今歷然長生旋卽謝世然猶及見

此書壬戌魏州來求其父翰林子一誌銘余因發其
沉屈四月周子佩來拜先忠端公墓八十老人千里
命駕閭里以爲祥怪乙丑余汎吳舫遂主周氏而周
氏子弟多才殆逼前良於其座上見顧宗俊者爲玉
書之子流落可念且以其父墓誌銘爲請玉書名麟
生世爲常熟人父大章陝西副史謚裕愍妣蔣氏封
安人玉書志氣豪邁好讀書年十五裕愍遭逆奄之
禍及烈廟照雪死事而裕愍以封疆一案爲逆黨把
持止於贈官玉書赴闕頌寃天子詔法司改定爰書
宜興者裕愍之門人其再相也玉書入其幕中起廢

蠲逋清獄薄賦四事玉書頗與聞之虞山故與宜興
涿鹿善宜興心欲起涿鹿而衆論不同姑徐之以觀
其變虞山遂致書宜興云閣下含弘光大致精識微
具司馬公之誠一寇萊公之剛斷而濟之以王文正
之安和韓魏公之弘博自今起廢爲朝政第一至如
涿鹿餘不具論當年守涿之功屹然爲畿內保障豈
可一旦抹殺尙浮沉啓事乎往見子丑之際持局者
過於矜愎流爲欹側一往不返激成橫流此正今日
之前車也玉書見之訝其翻逆案也年少氣盛不顧
利害以其書洩之於外舉朝大譁虞山聞而恨之後

十年玉書有家難虞山不能忘情幾置之死因徙居
 吳門家世膏梁驟承貧薄玉書不以芥意惟言有兩
 恨事苟得暴白即死亦無憾其一魏子一當國變之
 日語所知曰吾不難一死然不為徒死逡巡偽命約
 唐通赴難而身任內應某日以草場舉火為驗通為
 子一心交也三遣人而通不報知事無成始作絕命
 詞投繯而死今不原本末而置之六等之列寃矣其
 一逆案楊維垣弘光時納貨至巨萬大兵至貨重不
 得行乃市三棺中書為已柩旁二柩殺妾以實之夜
 半負重出城為劫者所殺南都父老歷歷能道之無

知者目為死事維垣一生狡獪猶得行之死後寃矣
 嘗致書如臯冒辟疆諄諄辯之嗟乎玉書可謂不忘
 其父者也詩文有進履齋詹草娶葛氏河南按察使
 魯生女子宗昌宗隆宗元宗達宗俊壻趙延史戴泌
 錢祖熙陳國鼎蔣汝楫陸孫繩李琪芳周日齡王文
 南皆諸生旦齡即周忠介公之孫也銘曰
 壬午之冬余與玉書同出燕京童清馬閑顧盼生姿
 王國之楨曾未幾何憔悴江湖紅米折鐺虞山之陽
 短碑數尺不平者鳴

王國之財會未幾向辦科正商疏亦未幾真山之斯
士平之冬余與王皆同出燕京重游西園隱居
南音前主且會明周忠余公之終也終日
益所照察國罪科世海對縣縣李海共
其文... 千宗昌宗劉宗示宗致宗... 西南對深
山青... 主... 之... 之...

參議閻公神道碑

公諱世科字伯登別號礧礧其先太原人至公之祖
雙溪徙於淮右雙溪四子而覺吾以明經為上猶掌
故惠吾以舉人為狄道令公則覺吾之長子也登萬
曆甲辰進士第授湖洲府推官湖濱巨浸多盜賊治
以嚴苛始辦故一案之中破壞每至十數家公奉職
循理解其繁密民甚便之有豪右誣人死罪公疑之
精神所注通於夢覺神語諄諄即時判結戊申水災
民死者過半公與郡守陳幼學發廩勸分盡所以救
荒之術故民雖饑而不怨湖多秀民而經術不足公

禮姚承庵以爲大師其說時與朱文公相出入學者始知穿穴經旨以求自得是時郡守治尙威嚴而公濟之以寬故兩人深相得郡以大治行部至蕭山其縣有盜藪經百年無發覺者公荒閱而得之紹興庫藏爲胥吏乾沒者盈萬會稽以還原額嘗攝歸安羨金二百用助橋工曰此雖不足損吾清節但耻見作凡人耳庚戌大計郡吏舉卓異第一入爲戶部主事癸丑以本部郎中總理遼餉時邊烽尙熄而軍政曷茸公夤然憂之疏言今邊境偷安已久伏莽一發必不可支宰賽擾於河東擺要擾於河西而虎慙乘機

挾賞畜禍更深京民二運十缺八九沙中偶語漸成脫巾懇問寺水衡兼派以濟庶幾銷患未然廟堂見之亦心動公乃蒐乘補伍廉重核實三年之內捐公費千五百金貯積六萬餘緡發寄囿之弊坐放如期築倉廩數十間分屯鹽二項不相侵奪公於邊事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蓋已逆知將來東方之有事也丙辰擢守開封司農李汝華特疏題畱引公自助又明年陞山東右叅議兼按察司僉事廷議邊才改爲寧前兵備當是時戊午之敗問尋至公置幼子於潞河單騎出關拔祖帥於

廢籍整頓營壘以待不虞而巡撫不知其爲勞薪也
以公禮格之公旣不得行其志念八十老父曳杖倚
閭將無忠孝兩失乎遂投板棄官而去自公去後疆
場破碎談兵者非身橫獄戶卽駢首西市鮮有以功
名終者而後知公有先幾之智也當登萊之變閩爾
梅以之問公公曰此疥癬疾耳邊塵孔棘朝士樹黨
書生不知兵而授之兵權用違其才是則可憂也爾
梅曰公向在寧前何不極言其弊顧投効歸耶退則
勇矣如報國何公曰報國非可托之空言用人者當
知人用於人者當自知力餘於任任乃得勝夫遼左

用兵之地也今不論其知兵與否而授之兵彼又不
自知其不知兵而妄謂能兵趙括陸機之禍種種矣
吾亦非知兵者欲報國而辱國故不如投効之爲愈
也敢言勇退哉爾梅曰今天下固無知兵者苟有之
功可得成否公曰吾不敢謂其功必不成也然而實
難樹黨堅則掣肘衆雖有其人誰能始終之魏相信
營平者少秦檜忌忠武者多也觀於此言不特公之
自知甚審而於國家敗亡之勢如燭照而數計也彼
諸葛武侯非知兵者乎陳壽謂其理民之幹優於將
畧梁益之民咨述武侯者如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

歌子產亦不過循吏規模耳。夫武侯豈欲以知兵顯哉。不幸而遇蜀主架累駟之從事於鋒鏑。非其本色。况於無蜀主之知者乎。則公之不以知兵自許。使後之人傳之為循吏。又何愧焉。公歸整拂藤蒲。具陳花水與太翁得盡田里骨肉之歡。逮丁大故。鷄骨支牀。為鄉論所榮。逆黨崔呈秀盛時。以同年生通殷勤。公不顧而唾。家居二十五年。漕撫王紀、李養正給事中。解學龍、御史王允成累登啓事。公皆不應。所著有敬刑計遠。始末諸書。生於隆慶庚午六月二十一日。卒於崇禎壬午二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三。葬於淮上。

之蛟龍溝北壟。娶高氏、蔡氏。贈封皆孺人。副室陳氏。子一修齡。江以北之學者也。女三。其壻諸生許永祐。舉人李藻先。諸生杜嗣臯。孫幾人。修齡不遠二千里。介吾門。顧諟以公神道碑銘為請。余衰病學落。豈足以知公。欲辭之而難於往返。因勉書其崖畧。銘曰。神廟之際。物大容姦。猶如果蔬。蟲穴其間。岩關奕奕。群偷囊橐。唯公隱憂。數年禍作。公之重來。莫可措手。前讒後賊。又掣其肘。險之在前。易道丁寧。初需於郊。不犯難行。凡公之言。契終論始。即謂知兵。亦莫過此。

卷之五